

社會
新劇

戰地鴛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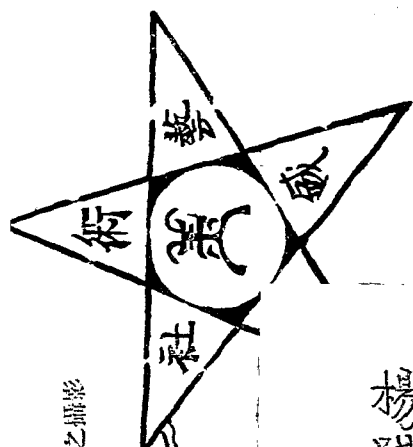


懷秋

(冊 一 第)



民國十六年中山紀念節本社音樂部長演盛德新聲後之攝影



楊踐形先生惠贈



文牘楊 鈺 書記程少卿 會計羅學良
美術部楊桂馨 調查張婉庭 保管曹桂森 庶務莊奇生 音樂部徐志賢
庶務陳世祥 庶務包大明 印刷曹麟隄 戲劇部張楚良 印刷何紹連

+13138

盛德藝術社略史

楊鍾

四歷一九二六春季教長楊踐彤先生見同學之嗜藝術者

自成立以後內部逐漸完善每於課餘之暇研究藝術不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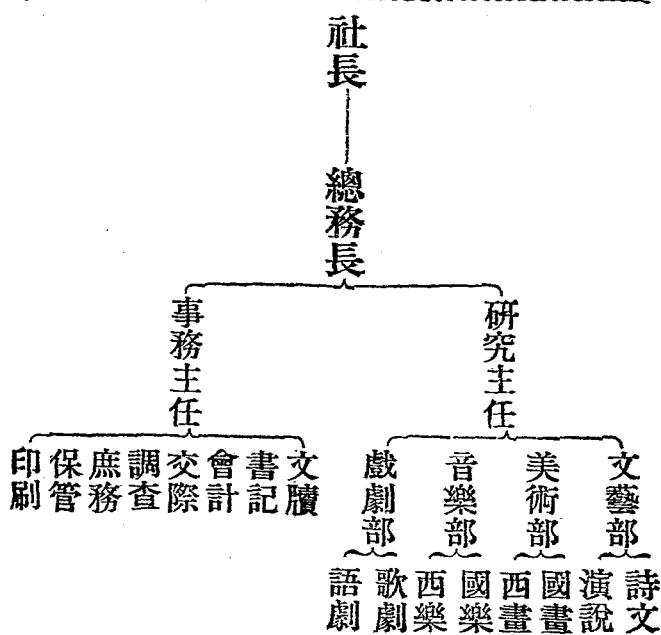
可觀矣曾數次在滬表演均能博人欣賞平時研究所得即有出版戰地鴛鴦

乃本社出版品之一也今社員已達六七十人之多尙祈以藝術化之精神調

潤全校枯燥之空氣則將來之蒸蒸日上可預卜也

盛德藝術社組織表

戰地黨黨組織表



盛德藝術社職員表

社長楊踐形——總務長顧霞秋

事務主任惠沛如

研究主任顧霞秋

印刷	保管	庶務	調查	交際	會計	書記	文牘	戲劇部	音樂部	美術部	文藝部				
曹六	何紹	書桂	王鴻	陳世	莊奇	張大	瞿煥	趙志	羅學	程少	楊卿	張楚	徐志	湯日	李堃
法	連	森	章	畊	生	鈞	庭	翔	良	卿	鈺	良	賢	新	全

序 一

平湖 顧霞秋

戲劇由文學藝術綜合而成，其影響於社會之風化頗巨，故文明先進之邦，恒視爲施行社會教育之天機。楊子踐形文學家也，曾著易學叢書，名聞四海，於新劇亦頗有心得。茲讀其近著戰地鴛鴦劇本，不禁喜之欲狂！不忍釋手，其所主張，與余相同，即所謂寫實派之民衆藝術是也。是劇編製甚佳，命意頗深，係描寫婚姻乃愛情之結晶，愛情須由於精神結合，打破貧富階級，去除物質魔力，全劇關鍵，即在文國華與章靜媛，彼二人原爲一主一婢，何得而言戀愛哉？夫靜媛鄉姑耳，然出自世儒之家，幼嫻姆教，長從師訓，徒以荊天棘地，環境使然，國華雖爲富家公子，但前室所生，不見愛於庶母，待之苛，於是一對可憐人，竟引爲異性知己矣！後國華爲國效勞，建功立業，斯時也，國華猶不忘昔日之黃髮鄉姑——靜媛，常歎世界浩大，不能覓我之愛者，引爲終身之遺憾耳！但良

緣天成，戰地巧遇，故名戰地鴛鴦。謹撮全劇要旨于此，以供讀者欣賞。

序 二

梁溪 惠沛如

戲劇本有語劇歌劇之別。歌劇注重詞曲，未必能普及於民衆，僅足供少數聆曲家之玩賞。惟有語劇，全用白話編成劇本，其所表演情節，無論何人均容易明瞭，所以能流行社會而受歡迎。近來寫實派之戲劇，專寫人類實際生活以及社會之各種變化，遠非從前浪漫派之虛構幻想可比，而表現派猶謂其於劇中人之思想感情，未能直接充分表出，所以主張獨白之復活。然個人心理之秘密動機，斷不能宣佈於公衆之前，可知亦非情理所有。然則宜如何設法，方始完善？研究戲劇者，迄今尙未能解決。近讀楊踐形先生所編戰地鴛鴦劇本一書，而後恍然大悟，知劇中人之感情思想，確能不假言語，從旁顯出。蓋皆在編劇本者，權衡于結構布配之際，自有烘暈襯托之法，能運用應伏映照之

筆，盡情描寫人物內心之靈動變化，一切感情思想，秘密動機，均能活躍出于觀者面前。即由演員之間接表現以爲暗示，而使觀衆得間接觀見其個人內心之活動，此皆寫實表現等派所欲爲而未能成功者也。楊先生本研究劇學之心得，而別創一格，此即「由暗示以表現心靈」之示現法云。余過從既久，略有所聞，因述此說以爲當世讀楊先生之劇本者告。

序 三

東阜 胡恬安

夫一國文化之盛衰，人民思想之維繫，恒視其藝術之興廢以爲斷。然藝術之範圍，既廣且繁，而究其能造福於社會，有益於人羣者，則厥惟戲劇是賴。考我國固有之歌劇，近世通行者，崑劇而外，則京劇是也。京劇之意向，皆取材於歷史，造意既深，故其旨趣自不能透澈於一般普通人之心理，且徒事炫耀，極視聽之娛樂，甚或兼以靡靡之音，則又易引人入於邪佚之途，其能糾正人心，改

進社會者幾稀，溯自歐風東漸，新劇盛行，國人去舊迎新之心理，亦隨潮流而變遷，於是咸趨於時尚，更注重於語劇一道，良以語劇之能感人至切，較諸歌劇爲深，其表演時又明顯易懂，盡人皆知，故其功效頗鉅，小而移風易俗，喚醒愚懵，納人於正軌，大則治國齊家，漸臻於富強地位，蓋不僅陶冶性情而已耳。環顧泰西各國，無不重視藝術，而尤以劇務爲唯一要事，且特設專校以事研究，造養專門人材，其對於戲劇學識，推崇可想。梁溪楊中一先生，文壇之碩彥也，道德文章，夙夙馳譽藝苑，蘊雋雅之才藻，揮燦花之妙筆，蒿目時艱，匠心獨運，爰出其餘緒，著有戰地鴛鴦一劇，描摹社會上種種之惡德，慷慨激昂，淋漓盡致，綺妍悱惻，哀艷動人，一切黑幕，揭破無遺，堪爲近今澆漓之濁世，痛下針砭，洵傑構也。書成問序於余，余苦文拙，未能舖張點綴，茲聊誌數語於簡端，姑爲他日之預祝，然竊維語劇一項，須先編就良好之劇譜，庶可按圖索驥，有所

徵循，則表演於舞臺，胥達完美之結果。今是書設想新穎，取材慎密，加以劇中之情節，悲歡離合，莫不詳晰縷陳，曲盡其妙，將來有裨於風化，豈淺鮮哉！若此則斯劇之名貴，是書之價值，均可想而知矣。不禁鼓舞，謹而爲之序。

序 四

虞山 殷士哲

戲劇本有促社會進化之能力，補教育行施所不及，是以一劇告竣，可爲世界之指南，青年之寶鑑。無如晚近新劇，類多陳腐，且說白及表情，一味油腔滑調，非特不能啟愚蒙，反足使觀者效尤。今觀梁溪楊中一先生所著戰地鴛鴦一劇，內分五幕，幕中各節，對準社會心理而施針砭，劇中說白，純用表情，尤足使觀者警悟，改良惡習，而挽頹風，其有補救世人非淺鮮也。

序 五

鎮海 周 斌

中一楊先生新編戰地鴛鴦劇本，書成，徵序於余！不學如余，雖嗜劇，何敢序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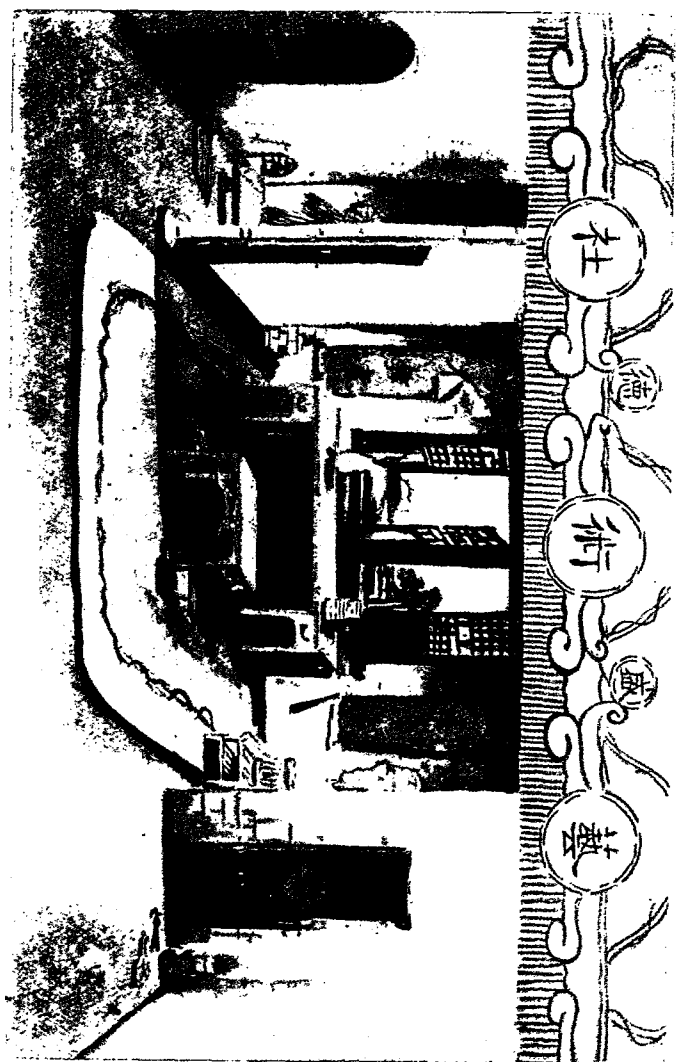
生之書也。然嘗稽諸史傳，而知中國之戲劇導源甚早，遠在希臘悲劇之先。逮及成周，藝術文化益臻隆盛，而愛美語劇之淵泉，亦與歌劇並見於司樂之教國子。蓋其陶冶性情，誘掖道德，深足補教育之不及；而寓莊於諧，規世以諷，尤於風化大有裨益。故近世學者無不重視，至設專校以事研究，派別競起，各騁心力，劇學改進，益臻完美之勢。而先生又復折衷其間，獨出心裁，自創「示現主義」，利用暗示以表現心理，且使人不自覺而得感悟反省之益。從前劇本每詳於說白，而缺於表情，文學美矣，然驗諸舞台，一切動作，常使演員無從措施，偷自添足，亦患不能恰當劇中情節，以合編者命意！不然則祇見數人在舞台上說話，何足動觀者之興味？無怪徒有極佳之劇本，而不能得民衆之歡迎！反使導淫誨盜之油滑俚戲，僭竊新劇之名，而爲社會蠹。皆從前劇本詳於說白，而缺於表情，有以致其弊歟？今讀先生所編，表情同說白並重，言語動作，描

寫盡，演員手此一編，即能從事表演，於改進前途之績，不既多乎？余雖不文，更何敢緘默而無表揚乎？爰謹遵作序如此。

序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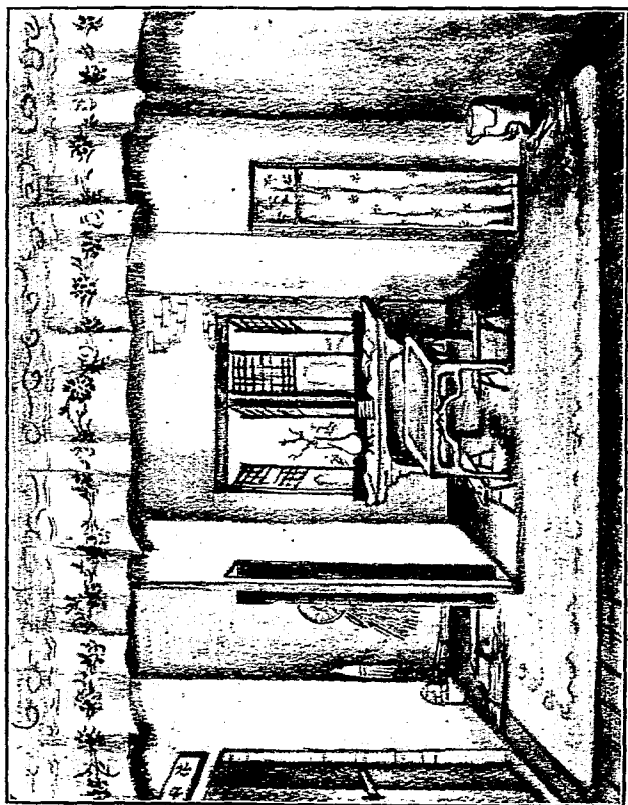
春江 趙志翔

戲劇最易陶冶心理，增進智識。然宜取其劇本之良者，方能收效。若不善者，反足引人入淫邪之途，爲害匪淺。故劇本之採取，宜慎之又慎。攷吾國古劇甚多，而能改造社會者實鮮。近今新劇發明，雖覺稍有進步，而因其劇本之不週，甚至演者不能了解其中底蘊，描摩情節，不能逼真，即失却其價值。故改良社會之劇本，不能得社會之歡迎。楊君踐形，有鑒于斯，於是力去前弊，而改良之，特編戰地鴛鴦一劇，言語動作，描寫淨盡，能使閱者一目瞭然，且其中措詞，句句動人，真不愧爲改良社會之導線。余不學無術，然閱其編稿，竟不忍釋手，故爲之序云。



此項建築為上海大學之社會教育館

第 五 幕 佈 景 第 一 圖



此項佈景製法較前者簡單可供學校及其他團體之需要

社會新劇 戰地鴛鴦

第一幕 討租
(破落戶的苦家庭)

時間 現代

地方 某都會之郊外

人物 文仁甫 (當地富紳)

文蘭官 (富紳幼子)

刁二 (富紳僕)

章義和 (富紳的佃戶)

章魏氏 (佃戶妻)

戰地鴛鴦

戰地驚鴻

三

章家馥 (佃戶子)

章靜媛 (佃戶女)

村童 (佃戶鄰)

金老班 (藥店主)

胡大 (米店伙)

佈景

舞台裏面由極淺促的屏障縱斷爲二有門相通左方四分之一爲外間破牆角穿成一洞壁上掛着繡襖懸着農具地下鋪着稻草放一繩結矮檯靠左一邊半掩着兩扇牆門中佔四分之一爲正間正中開短窗幾扇窗前破長檯上左置舊花瓶右疊舊書堆前一桌兩旁各有長檯右壁畫出四分之一有門通內間旁置爐罐柴鉢等物

啓幕

【外間】一龍鍾鄉老僵僵坐矮檯上兩手頻搓稻草做繩盤旋脚旁少間喘咳三聲有時仰天而嘆眉皺額蹙一副勞瘁憂鬱之態令人哀憐然兩眼微露神彩面貌和藹可親一

副誠懇慈祥之容又令人起敬

【正間】桌上有殘羹兩碗右邊飯碗上攔筷一雙左坐一童學生裝束放碗筷一副左手握書一卷俯首作凝視狀右手持筆時而搖動其頭時而以筆杆擦髮

【內間】門啓處走出一個天真瀾漫的小姑娘穿着短袖淡緋衫外罩襦袴下束圍裙玲瓏玉雪的小臂上挽了個洗衣籃數步略停回首向門裏偷窺旋出手巾頻拭眼角且拭且走

馥（昂首向外搖擺三次兩眼向上一抬）哦！對了！那末對了！（仍俯首伏案少頃振筆疾書）

今天一定對了！（離櫈緩步左右往來三趟忽疾趨返坐俯首如前狀）

媛（走到爐旁一看）咦！爐裏火呢！（俯身拾柴裝爐內用鋏略撥忽聞房內嘔吐聲急携籃進

內間）

馥（將筆放下立起兩手附髀三次坐下昂頭附掌滿示得意忽向後一仰櫈翻身人跌倒）喔！

哨！(滯至椅旁)

義

(搓繩至疲倦不堪頭漸下傾奮力撐起再傾再撐精神恍惚入眠狀聞聲驚覺欠伸起立) 呵

呵呵！(振作精神再坐下恍惚如前)

媛

(聞聲急奔出) 弟弟！弟弟那里去了！(望桌上) 呵呀！飯菜要被貓拖去了！(右

窗口微聞貓叶三聲) 噫！吓！吓！吓！吓！吓！吓！

義

(恍惚狀) 唉！什麼响？(左窗口微聞狗嗥聲) 吓！打狗！(闖進一望) 咳！那里來的大狗，

把長橈都翻身了！(見媛來扶長橈趕過去) 打狗！

媛

(喊) 是我！是我！我不是狗！

義

(恍惚狀) 不是狗，定是賊！(拉住媛揮拳欲打)

媛

沒有賊！爸爸！是你的女兒！靜媛！

(窗口伸出一個人頭來對着做鬼臉縮下又伸出又縮下)

義（放手驚訝）靜媛呀！

（媛被放手跌仆地上窗外跳進一童奔至媛立處）

義

（兩手撐眼睛對童細視自笑）哦！你原來是靜媛（轉怒）你怎麼不去將我衣服

趕緊洗好，我明天文家去定要穿的（童做鬼臉）咳！我現在是老鼠身上祇有一層皮了！

（義俯身拭眼，喘涕氣喘，負手敲背，頰疲不支，摸到椅旁，作欲坐勢，被家僮從地下爬起來，臂對臂一撞，隨向前仆下）

（童即跨義身上，作騎馬勢，忽奔至外間鑽壁洞逸出）

媛

（從仆起立，聞腳步聲）呵呀！飯菜定被貓拖去了！（四面一望，急奔扶其父）

義

哦！打狗（扶起自撫胸腰）嘆！我原說有賊（拍額）捉賊！咳！被賊逃去了（旋身

一望見覆正起立）噢！賊還在此！

馥 (自撫兩膝) 爸爸! 我是家馥!

義 (詫異不解狀) 嚄! 又是家馥, (一手揉着額自案) 唉! 我近來怎麼這般糊塗呀!

馥 媽媽沒有病之前, 爸爸精神一向很健旺的。

媛 (走近桌邊收拾碗筷) 弟弟怎麼飯都不吃, 放着紙筆又在做什麼呀?

馥 前晚校裏開會, 推我做起草員, 要作一篇文章, 現在還沒交卷哩!

義 呀! 你一向做得很快, 校裏師長都說你是曹子建第三, 現在又這樣慢呢!

媛 爸爸! 你想弟弟自從校裡回來, 一天到晚, 服侍着媽媽的病, 那有空閑的

工夫來做這種文字! 今天湊着媽媽睡了好久, 才能偷偷地抽出工夫寫了大半篇, (回顧馥) 弟弟呀! 你的身體也要格外珍重! 養成了健全的精神, 方能夠做出偉大的事業! 才算得不辜負爸爸媽媽對你一番鞠育的勛勞!

義 (看着家馥點頭微笑) 唔! (忽轉驚慌色) 呀! 快去關上了門! 我們活命的傢伙, 沒

有遺失嗎？

（觀急去關門）

媛 爸爸！儘管放心！像我家這般窮苦，吃了早餐，沒有晚餐，那有這樣狠毒味良的惡賊，還來斷絕我們的一線生開之路嗎？

義 （嘆氣）咳！你們女小孩！少經閱歷，那能知道？近來，世人的良心，一天變壞一天，社會的道德，一天墮落一天，明搶暗算的手段，因此也一天酷辣一天了！他們只管作起他們的威福，那一個來可憐我們這些窮而無告的苦百姓！對着我們深表惻隱的同情哪！我們既然不幸的生在這荆天棘地的當中，他們要強搶惡擄起來，誰能阻得住他呀！（氣喘不堪）

（觀返立父旁）

媛 （為父敲背，暗取手巾拭眼，回頭見觀）弟弟！門關好了嗎？

馥 還落上了門！大姊！

（敲門聲斷續）

義 去開門看有什麼人來？

馥 恐怕有人送夜飯米來吧？

義 咳！現在這樣的世界，那有雪裏送炭的人！

媛 （拭眼）弟弟！快去開門呀！

（馥去作開門勢）

媛 （搔首思索忽拍手笑）哦！是了！昨天媽媽叫我到隔壁李大嫂處，去借三百個

錢，不湊巧，李大哥沒有帶錢回來，她說：今天李大哥回來吃午飯，向他討着

了，一定親自送來，好了！好了！

（馥用力開門開不出）

(敲門聲甚急)

媛 (急奔出) 呀！我來開呢！(顧馥) 弟弟！怎麼開了半天，門還沒有開好，還是我來開吧！(仍開不出，細看一遍對馥笑) 怪道開不出，是你把門扇倒裝着呀！

義 (急奔出) 偌大年紀，這般不中用，還是我……(推媛返正間看爐火去，自己搶着拔門門用力過大向後跌出) 喔唷唷！(馥急扶起)

(哎呀門開一少年立着)

胡 (一脚跨進門內昂首上視) 喂！此處是章義和的家裡嗎？

義 (陪着笑臉) 正是請裏面坐！(引胡至正間) 請坐！

(胡點頭各坐下，馥侍立媛取爐上壺進內間)

義 (很恭敬地注視少年) 尊姓是……

胡 姓胡，

義 哦！胡大哥！我們今天還是初遇哪！

胡 不錯的！我們從沒會過面，

義 （陪着笑臉）尊駕有什麼事？到要請教！

胡 （扳起面孔）今天特來向你討債啦！

義 （搔首捋鬚）唉！（沈思不語）

胡 （發怒）裝什麼聾！欠了錢難道不想還嗎？

義 （詫異狀）那個欠你什麼錢？

胡 （冷笑）哼！還要抵賴！你家不是有個小姑娘嗎？她前天托李大嫂到店裏來，

賒去五升米，難道……

（媛捧茶出）

胡 （回頭見媛忽轉嘻皮笑臉）這位小姑娘！

(媛略退三步)

胡 (轉對義和) 是你什麼稱呼？生得這般好看啦！

(媛背立將茶遞與家馥，馥怒視少年)

義 (沒趣狀) 是我小女！

胡 芳齡多大了？沒有配過親嗎？

(敲門聲三响)

(馥放好茶去開門，引進一鬢髮全白的老者)

義 (起立讓坐) 金老班！難得來，請坐！

金 (指着胡) 這位何人？面生得很！

(義作欲言狀)

胡 金老班！難怪你不認識我！我一向在外邊做生意，前月裡方始回來，李大

嫂荐我在李萬泰米行裡做個小伙，

金 哦！到此有何公幹？

胡 這裏有一位小姑娘，他欠了李萬泰五升米錢，李大嫂幾次要催我來向

他（指着義）討！

義 （摸頭作詫異狀）唉！什麼話？

馥 （憤急狀）大姊何曾向李大嫂欠過米啦！三百個錢還沒有借到呢！

胡 （指着義馥父子）你看！他還不承認哪！

金 （看着義）呀！這位章老哥嗎？他爲人極好！

義 （謙遜狀）那里那里，

金 （誠懇態度）鄰近村莊，那一個不知道，

義 （更加謙遜）愈說得好，格外慚愧！

金（哀狀）可憐窮苦得很！

義（敬肅狀）一向承蒙照應，差免餓死！

（觀倫視其父以手拭眼）

（胡靜聽着面現慚色）

金（轉聽着胡）哦！欠了你的錢，當然要還啦！

胡（點頭）金老班說的話，真不錯，極是極是！

金（回顧觀）你媽媽的病好了嗎？馥官！

馥（肅然恭立）老伯（面轉色）媽媽呀！今天又加重了不少（以手拭眼）

金（歎）咳！這叫做貧病相連（對着胡很自然的態度）他家欠我藥錢好久，算起

來已經有十幾千了（此時義哼鼻涕）我也是來向他討錢啦！

胡（大發其頭）是極是極！欠了該討！欠了該討！

金 章老哥的脾氣，我最熟悉，他決不願欠人家的錢，有了錢，趕緊還清，心裡就覺着爽快得多！

胡（連點頭）欠了該還！欠了該還（看着義指鼻偏嘴）

金（看着胡臉上作沈思態度）但是……我想……真可憐……

（胡回頭看着金臉上二人對視靜默片時）

金（沈靜態度）他若一時湊不出錢，就不妨寬限幾日，好在我們都不是等着要錢用哪！

胡（凸出兩目注視不瞬很懶開口狀）橫豎米錢也不是欠我的，（憤極起立）

（義陪着起立）

金（隨着起立手撫胡背）還是我們去罷！

胡（很無趣狀）不過李大嫂又要怪我沒用哩！

金（向義一拱手）驚吵了！再會罷！

義（還拱手）大對不起二位，再會！

（金手推胡同出門退場）

（義馥父子送客出關門進內義坐下馥敲背氣喘略定）

（敲門聲甚急）

義（起立細聽）咳！又是那一個來了？

馥（趨出開門一望）咦！沒有人呀！

義（責問聲）啊馥！怎麼說？

馥（沒有人！）爸爸！想是我們的心理作用呢？

義（晦阿馥進來罷！）

馥（吠來了！）（關門趨進繼續敲背）

(敲門聲又接連數响)

馥 嘆什麼响？怎麼耳朵裡又作起怪來呢？

義 (細聽狀) 不聽得哪！恐是敲別人家的門，莫要管他！

(媛一手托溼衣一手握擣杵從內間出登場)

義 (回顧媛) 阿媛衣服淨好了沒有？

媛 (天真爛漫地應着) 爸爸衣服已經淨好了，可是肥皂又要買呢！

義 (看媛臉上又看手中又看自己白髮) 嗨！快去晾啦！

媛 (顧覆招手) 弟弟你來幫我把衣服晾起來罷！

馥 大姊！你今朝整日忙了半天，沒有一刻休息，你的工作，又不會來替做一些，

些，你不要太辛苦哩！

媛 我辛苦些，倒也不妨，祇覺得媽媽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呢！

……（以手拭眼隨轉望義）爸爸！

義（呆望着媛嘔鼻涕）咳！她的藥吃了總不見效！……怎麼……好呢！

媛馥（同時洒淚顫聲）爸爸！可有什麼好醫生，替媽媽請一個來？

義（氣喘嘔吐媛馥扶之一敲背一撫胸）兒呀！我一世這樣的耐勞，肯苦爲的是要

做一個人，爭一口氣（哀痛悲音）那得知時連顛倒，連遭失意，弄到現在，一家

四口活命不得（沈着重宕聲調）那里還有銅錢，去請高明醫生呢？（仰天頓足）

公道的天呀！你怎麼專會欺侮這類窮苦的小百姓！像那一輩刻薄鄉民，無

惡不作的土豪劣紳，仗着了威權財勢，想要這樣，就立刻辦到這樣，想要那

樣，就立刻辦到那樣，無論是怎樣的作爲，你總不去干涉他！有時偏要去保

護他，幫助他，養成他的肆毒手段，造就他的作惡勢力，還要……（喘痰不支狀）

（媛馥在兩旁扶掖着）

媛 我們說錯了話，又惹得爸爸動了一番氣！

馥 爸爸說得吃力了呢！

義 （張眼看子女）咳！罷罷！

媛 （看着馥）弟弟快去倒杯熱茶來，給爸爸潤一潤喉嚨。

馥 （趨入臥房又奔出）媽媽現在睡得很熟啦！（面現喜色）

媛 哦！茶呢！

馥 （忽轉慌色）啊呀！茶壺早已帶翻，險些兒打碎，茶水一滴也沒有囉！

媛 快到老虎灶上去討杯開水來罷！

（右窗口伸出一個人頭來看看三人做鬼臉）

（馥進內間取碗走出）

（窗口人頭作驚慌狀即縮下）

(戲至外顯作開門勢)

(左窗口又伸出一個人頭來向四面一望隨縮下)

(戲出門退場)

媛 爸爸現在好了些嗎?

義 啞哨!(負手拍腰)阿馥那里去了?

媛 覓開水去哪。

義 哦!門要關好呢!

(敲門聲數响忽呀呀門開走進一童子即在窗口屢次伸出頭來之人)

媛 爸爸蘭官來哩!

義 (詫異狀)呀蘭官那能會來呢?是坐着車子來的嗎?是騎着馬來的嗎?還是船搖來的嗎?

蘭 趁船來的。

義 趁誰的船？

蘭 趁我自己爸爸的船。

媛 （失笑）咄！不是趁船，是雇船呀！

蘭 雇船和趁船，可有什麼分別呢？

媛 雇船是自己雇的船，趁船是趁別人的船，有這般分別！

蘭 如此說來，難道我還算不得趁嗎？

（義沈思靜聽對着蘭微笑）

媛 什麼緣故呢？（帶笑看着）

蘭 清早起來，爸爸罵了我一頓，他說：你爸爸雇的船，只許你爸爸坐，你要坐船，除非你自己去雇。我一想沒法，就同刀二去商量（翹起拇指得意狀）他的本

領實在大，教我瞞着了爸爸，伏在船艙板底下，妙計！妙計！怪道我爸爸要寵愛他，信任他，做一個家政的參謀長哩！

義（搖頭嘆氣）咳……咳……咳……

媛（注視義面）爸爸！怎麼只管嘆氣？

義（看蘭再看媛）我想着你祖父在日，我家怎麼樣的興旺，現在呢……咳……

……說起來總是我自己做子孫的不肖，弄到這般田地！

馥（馥捧茶開門進來登場）爸爸！熱茶來了！（手遞茶杯與義）

義（飲茶一口回頭指蘭對馥）蘭官在此！

馥 哦！蘭官在此，

義（看着蘭）蘭官呀！你爸爸怎麼現在又寵信了刁二呢？

蘭 我剛才說過，因為他的本領實在大，恐怕諸葛孔明劉伯溫碰了他，還要

退避三舍哩！

義（搖頭搖鬚）嗨！祇可憐了劉阿斗！

媛 你伏在船底下，怎能上岸呢？

義 不怕你爸爸看見嗎？

蘭（得意笑）因為我爸爸要去候一個朋友，把船停泊在催租橋墘下！

義（打一個寒噤，兩手發抖，茶杯落地，作勉強鎮定狀）咳！怎麼橋？（把耳湊向蘭靜聽）

（觀拾杯媛掃地畢後仍各如前狀）

蘭（向義耳邊用勁喊着）催租橋！

義（恢復原狀）是催……催……催租橋嗎？（提起精神）後來怎麼呢？

蘭 刁二教我，趁着爸爸不在船裏的時候，鑽出船艙板，逃上了岸！

媛 叫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馥 并且你怎能回家呢？

蘭 才二對我說：蘭官！你先到章義和家裡去罷！爸爸隨後就來啦！

（義與婢馥各作驚慌呆視狀）

（蘭環顧三人情狀心中似乎不解所以因作詫異呆視狀）

（四人面面相覷嘿然對着）

魏 （在內）喔唷……（哭聲）我的阿媛呀！

媛 （驚慌狀）媽媽睡了半天，怎麼哭起來呢？

義 （傾聽狀）想是夢魘呀！（回頭看馥）阿馥去關上了門！

（馥至外間關門）

魏 （在內劇喊）不好了！我的心肝搶去啦！

媛 （詫異狀）噢……爸爸！媽媽怎麼說？

戰地驚魂

義 (皺眉蹙額) 唔……恐怕熱勢太重，口裡亂說吧！

魏 (在內手拍足踵聲) 還了我的阿媛來呀！

媛 (惶急狀) 媽媽！我來哩！(奔進內間退場)

(截自外間回來)

蘭 (取出袖中所藏餅餌自食) 這些東西吃得厭了，覺着無味之極！(順手向地上二
摔)

義 這多是小吃，本來不可多吃哪！

蘭 (指地上餅餌) 我今天幸虧他充了飢，飯還沒有吃啦！

義 我們鄉下的粗飯，你要吃嗎？

蘭 很好吃！慣的要生厭，樂得換一換口味啊！

義 (看煮飯) 阿媛！你快去燒飯罷！我就去買菜來！

馥 呀曉得！(奔進內間退場)

義 (對着蘭) 蘭官！你且在此坐一坐，我去了就來的，你不嫌寂寞嗎？

蘭 一點也不嫌寂寞，比了船艙板底下，覺着開心得多哩！

(義取籃出門退場)

蘭 (故意靜默坐着等候，俟義走出關門後，即起立至左窗口，頭向窗外伸探三次，急縮進回頭拍

手作鬼臉怪笑，再旋身取瓶中花枝，向窗外略招手) 喂！朋友！

馥 (在內) 怎麼呀！

蘭 (再對窗口招手) 來呀！

(馥急奔出頭在門上一撞，有响聲，隨以袖掩頭自撫痛處)

蘭 (聞聲回頭太急，觸着窗樞，一閃帶倒花瓶，瓶墮地碎，水濺滿身，腳下一溜跌倒地上) 喔唷！

屁股碰掉哩！

馥 (急走出來扶蘭) 怎麼弄痛呢?

蘭 (手指) 可恨的一隻大老鼠啊! 日裡也會出來闖禍! 把瓶裡的花擱了去, 還不算, 瓶都被他帶倒了! 我正要去趕開他! 反而自己跌了一交!

馥 (拾瓶在手細看, 作惋惜狀) 咳! 累代的傳家寶, 一朝壞在鼠輩手中, 誰不痛恨!

媛 (在內喊聲) 媽媽要煎湯吃, 趕快向水缸裡去, 取好了一碗清水呢!

馥 (奔進內間) 阿呀! 不好了! 鐵鍋裡冒出烟來了! 唉! 我今天還沒有吃過飯, 怎麼鍋裡的飯一些也沒有呢? 怪道鐵鍋要燒穿了一個洞!

蘭 (走至左窗口退回, 以手指着左窗口) 那邊靠不住! 隨至右窗口半身倚着書堆照前招手做鬼臉) 我在這邊啦!

馥 (在內) 可是現在粒米也不剩, 怎能燒飯給人家吃呢!

蘭 (聞聲急返身衣袖帶翻書堆, 心一慌從書堆上直滑下來, 跌在地上把書弄得紛亂然後爬起

來兩手按着屁股哭喪着臉）半邊屁股跌痛了，還不算，現在好了，兩面全痛啦！指看地上亂書這許多害人的廢紙，要他怎麼用？早不把他燒掉了，省得別人再在寒窗下吃無端的苦味呀！把亂書全拾起來放好）

蘭

（在內）待我去尋爸爸罷！急走出再至外間開門出去退場）

蘭

（走至右窗口退回以手指着右窗口）這裡也靠不住！（隨跳上長檯向窗口一望回轉

頭向四面看指着通內間之門口連點頭即跳下跑至門口一望忙搬長檯兩張疊起攔着門口）

那末好了！

（窗口伸出一個村童頭來對蘭笑着隨縮下）

蘭

（再跳上長檯去望窗口又回轉頭向四面看指着通外間之門口連點頭即跳下跑至門口一

望忙把疊起之長檯卸下一張搬至此處門口攔着仍跳上長檯去望窗口）喂朋友！等一等

我哪！（回轉頭向四面一望即向窗作跳躍勢）

童 (在內) 朋友窗底下留心碎磚瓦磕痛了脚!

蘭 (再作跳躍勢) 走開跳下來哩! (跳勢跌下) 阿啣脚……脚……脚……

童 (在內拍手笑) 不聽好人言, 該跌煞!

蘭 (在內) 快來扶我呀!

媛 (在內) 我去把吃剩的藥煎湯來媽媽! 你不要睡着呢! (開內間之門欲走出被長

襪攔着) 噢! 那一個放在這裏呀! (搬去長襪走出取水注藥罐內放爐上) 弟弟! 柴炭

一些都沒有, 怎麼好呢?

童 (在內) 你看好了嗎?

媛 (向四面一望) 唉! 人呢! 那裏去了?

童 (在內) 我來哩!

媛 (望看瓶中花枝之枯梗數塊地上急俯身拾起一看) 還好! 要煎一杯湯的柴! 有在這

裏想也夠了！可惜怎麼溼的，恐不中用呢！（正要起立）

（童由窗口跳進從長檯跳下恰與媛之背相撞兩人都跌下童急爬起跳上長檯跳出窗外）

媛（起立四面一望）吶！弟弟出去了沒關上門，怪道有大狗闖進來呀！

魏（在內喊聲）口渴啊！阿媛湯好了嗎？

媛（急拾枯梗至爐邊）要尋柴哩！

魏（在內）來把壞掉的破檯腳去燒了罷！

媛（急進內）

（童頭在窗口伸探三次再跳進窗口對着窗外做鬼臉隨跳下長檯立桌前）

（蘭在內把頭伸出窗口與童相對做鬼臉隨縮下）

蘭（在內）阿喇惹厭的毛坑跌……跌……跌……

（複開門欲進）

(童開門聲急躲入桌下)

(媛手捧破襪脚走出至爐旁作燒柴狀)

馥 (把攔着長襪取去從外間走進正間) 誰把長襪攔着呀!

媛 (立起走近馥身) 想來定是蘭官吧!

馥 (四面一望) 蘭官呢? 那里去了?

媛 這個頑皮小孩! 那一個能夠管得他, 一定又到別處去哩! (回看馥臉) 弟弟! 你怎麼這般面紅氣喘呀?

馥 我剛到外面去尋爸爸啦!

媛 爸爸呢?

馥 爸爸叫我先回來, 他還不來哪!

媛 也不會走得這般熱呀!

馥 我想着今天又要來不及交卷哩！並不覺得腳裏竟會跑得這般快啊！回

顧看見爐上有火）媽媽睡醒了嗎？

媛 媽媽醒來口渴得很，要煎湯吃，又沒有柴啦！

馥 （呆看着爐旁枯梗極顯出惋惜狀）哎呀！這枯枝是那裏來的呢？

媛 這是在……（手指拾處）那……

（馥急趨至拾處，看着地上只管出神）

（窗外忽然大顯陽光從窗口直射進來，全室照耀得晶亮）

馥 （拍手跳躍奔進內間）媽媽！媽媽！今天太陽光這般好！媽媽的病，一定又會好了不少！

魏 （在內笑聲）怪道我覺得今天異樣的口渴，這是天氣和暖了些呢！

馥 （在內）姊姊！湯煎好了沒有？

媛 剛才煎好，媽媽要吃嗎？

馥 (在內) 煎好了，就快些倒來，媽媽等着要吃呀！

媛 呸！倒來哩！

魏 (在內) 我好幾天沒有起床了！今日遇着這般和暖的天氣，心裏怪煩悶啊！

你快來扶我到窗前去，看一看太陽光罷！

馥 (在內) 媽媽！我扶你到正間裏去坐一坐，好不好？正間裏的太陽光，還要亮

得多呢！

魏 (在內) 也好！不曉得走得動嗎？你試來扶我走走看！

媛 (走至門口發出歡笑聲) 媽媽起床了！我來扶你！媽媽這時光的精神，比上午

好得多了呢！

(童鑽出頭四面探看作欲出不敢狀)

(嫂嫂同扶魏氏登榻，盡去安排椅座。魏氏靠桌坐下，媛侍立兩旁扶之。)

魏 噯呀！好太陽啊！多日沒有看見了你，格好覺得曉亮！還有幾種異樣的光彩發出來，照射着，不知我心裏怎麼又換了一番景象！

媛 (趕至窗前要關窗狀) 媽媽！病還沒有大好，不要冒了風呢！

魏 (搖手阻止) 有這樣的好太陽，儘管不要緊。

(童從桌底下鑽出頭來偷看，又縮進。)

媛 (走至爐旁倒了一杯湯，捧至魏前) 媽媽！湯倒好在這裏！

魏 (手接杯，震顫不支，杯幾墮，勉強作有勁，拿得動勢) 今天見了太陽，怎麼手裏也生

出力氣來哩！

(童在桌下伸出頭來，向上偷看，張開嘴，凸出眼，用勁得可笑。)

(媛一手拭眼，一手要去接湯杯，魏不肯與。)

魏 (回頭看媛臉上媛旋身向後) 阿媛呀! (又回頭看馥) 阿馥呀! 你們看見嗎? 你媽媽

的手裏有了勁，病也快要好了! (喝湯一口)

(馥頭俯下細看母手又看母面接去湯杯)

(媛回轉頭來又回轉頭去)

馥媛 (同作顫聲) 是呀! 媽媽的病，快要好了，媽媽! 你心裏寬暢些!

魏 (悲鬱中的苦笑) 我心裡怎麼不寬暢呢? 我一見着你們，(回頭看女) 這一顆

掌中明珠! (又看子) 那一件傳家寶玉! (很用勁地頓挫慢說) 心窩裏，便自然覺得

發現一種說不出的樂趣，很神秘的奇異光彩，遍普地照耀着，滿室都光亮起來! 比起現在射進來的那太陽光，還要加上幾百倍的亮呢! (氣漸喘聲漸嘶，嗆咳了一回)

(童伸長頸頭作看陽光狀，又以一手指着喉間仿喘咳狀)

媛（爲母敲背）媽媽再喝一口湯，潤一潤喉嚨罷！

（覆捧杯就母口）

（魏接杯在手，戰顫欲墮，覆暗以手遙承其下）

魏（面向媛呆看）阿媛呀！你面上太瘦了！啊！怎麼眼睛這般紅，想你昨夜又沒

有睡嗎？不知又瞞着我，做了多少生活呢？

（媛旋身向後不語）

魏（憐惜狀）咳！從我害病以來，家裏一切雜務，都要仗着你去，做連一日的三餐，也要靠着，你從十個指頭上，忍痛耐苦的賺下錢來，幫助着爸爸去開銷呀！

媛（回轉頭來）媽媽呀！這是做女兒的應該這樣的！記得從前，媽媽慣坐在窗

前燈下，一針一針底刺得指頭上鮮血迸出（以手拭眼）茹苦含辛底做下錢

來，養到我這樣大，還要監我讀書，教我寫字哩！

魏（一手扶頭一手拍胸）一提起從前舊事，我的心裏好像刀割一般！（點頭思索）

悲我還憶着十三歲時候，做生日的那一天，送來的禮物，祇有陳道台的一座珠塔，我最愛玩，不幸的撞着了，冒失小丫頭，可惜啊！攢得粉碎，你外公立刻來安慰我，他說不要緊，一座珠塔直得多少錢，你家公公在京供職回來，正開着三月錢莊，兩月典當，他的兒子，人品漂亮，文才出衆，這才是真寶貝呀！

馥（用心靜聽到此忽插問）現在怎麼會窮到這般光景呢？

魏（感傷中帶莊嚴口吻）咳！俗語說得好，坐吃山空水要乾，到我嫁來的時候，錢

莊典當早已換了別姓啊！可見得資本家的財產，是靠不住的哩！

馥 那麼，最好是靠着兩隻手了！

媛 兩隻手就是隨身的永遠財產，媽媽這句話對不對？

魏 (笑看子女) 你們姊弟二人，會有了這種隨身的永遠財產，將來我也放心得下哩！哈哈！

媛 像爸爸這樣勤儉，這樣誠實可靠，何至於買盡田地，做一個欠租的佃戶呀？

魏 你爸爸嗎？做人是極好，可惜生長於富貴之家，幼年時候，免不脫統袴膏粱的習氣，到成家後，自己覺悟，立志勤儉起來，但是生性慷慨，施與不吝，雖家道衰落，甚至貧無立錫之地，仍舊不改從前慷慨豪爽的態度，所以親身手裏，辛辛苦苦做下來，幾個錢統統把他用在公益面上，去做救濟事業，家裏剩不得二升米，定要借給人家一升。(咽嚥吞泣聲) 咳！可憐弄到現在呢，要向人家賒欠半升米都不能！(氣急斷續悲聲) 這幾年來，日子愈過愈難，那能

不會欠租呢！(涕淚交下喘極)

(魏媛皆掩面飲泣不能仰首)

(童在桌底下時蹲時爬或鑽出頭來或縮進去從魏氏登場後直到此刻每聽得上面說一句他就表情的做起一種手勢來)

(窗外陽光忽隱室中頓覺黑暗異常)

魏 (脚觸着童) 打狗桌下有狗呀！

(魏媛各以脚踢桌下童大窘)

魏 (懷喪狀) 阿呀！可愛的太陽啊！你到那裏去呀！(忽轉戰慄狀) 天快要發風了！

哈嚏！(接連喘咳幾聲)

媛 媽媽呀！不要傷了風，還是到房裏去罷！

(魏媛扶魏氏退場)

董 (驚出立起一手拍胸一手拍頭) 喔唷唷! 做了半天的囚犯, 好不難過! (急跳上長

凳向窗口一望跳下去)

(義手拿食物籃開進門來隨手上了門)

童 (在內) 喂! 城裏朋友! 毛坑裏的滋味好不好!

義 (走進正間四面一望) 阿馥呀! 還沒回來嗎? (再走向內間門口一望) 阿媛吓! 怎麼

開了大門, 外面一個人影都沒有?

媛 (在內) 爸爸回來了!

馥 (在內) 爸爸買的那一樣食物呀! (奔出向食物籃中一看面現笑容) 這樣食物很

開胃的, 媽媽吃得嗎?

義 也吃得! 你媽媽睡醒了不!

馥 醒了好久, 正等著哩!

(義馥父子正向內間走去)

(外面敲門聲甚急)

刁 (在內) 屋裏有人嗎?

義 (立定) 外面什麼響?

馥 (立定) 像是敲門呀!

義 你去開看!

(馥急趕出義慢步隨着)

刁 (在內高聲) 章義和在家不?

馥 (向義低聲) 來看爸爸呀!

義 (向馥低聲) 你問他是什麼人!

馥 (高聲) 外面那一個?

(義俯身就門貼耳作傾聽狀)

刁 (在內突發厲聲) 嚇! 章義和在家不?

(義聞聲驚跌在地急以兩手向馥亂搖嘴向前伸頭向旁搖暗示馥不可開門狀)

(馥扶父起立以手作勢暗示入內間暫避狀)

馥 (旋身向門) 爸爸不在家有什麼事?

刁 (在內威儀口吻) 署裏有緊要公事，快開門!

義 (驚倒在地低聲) 哎! 不好了!

馥 (雙手扶父口裏作哀聲) 今天爸爸不在家呀!

刁 (在內發怒聲) 只管噤嘴! (同時頓足打門一聲)

(義慌極剛扶起又跌下)

刁 (在內嚴酷聲) 還不開門! (同時頓足打門一聲勢加重)

(義正將爬起復跌下)

刁 (在內惡毒聲) 把你的門都踢下來! (同時足踢拳打一聲勢更重)

(義兩手正用勁在地撐起仍跌下)

(外面踢打聲斷續同時義一爬一跌一撐一跌極驚慌狀)

(註)表演方法如在門聲每一響必作一次重頓此時正值將要爬起或撐起之狀忽聞聲而心慌仍跌一副情急萬分之狀須要盡力描摹形容他爬都爬不起那能走呢

(覆用力拉住父衣一步一跌的拖他到正間暫息忽門聲寂然急扶父起立)

義 (靜聽作自慰狀) 門聲怎麼沒有了?

覆 (傾聽狀) 咦! 果正不聽得呀!

義 (拍額將髮作自振勢) 好了! (拍胸) 可怕啊!

覆 爸爸平日教訓兒子慣說做一個人總要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怎麼

欠了一些租米，今天就這樣嚇起來呢？

義（憂鬱狀）咳！你竟沒有讀過書嗎？苛政猛于虎！古今情形，那有不同的道理！還恐後世手段的惡辣，心術的狠毒，正要遠勝着古人多哩！你想我們都是慣受壓迫，毫無抵抗的可憐鄉民，一朝碰到了這些狐羣狗黨，仗着錢神的勢力，借着虎牌的威權，要來欺剝我們，那得不怕呀！

馥 怎麼我們不開門，他竟不敲門了，想是……

（忽發砰翻大聲震動窗壁嚇得義和跌仆倒地只管發抖）

（大門一扇坍倒在地門外有一人美髯豐頰氣宇軒昂儼然富紳的態度後面有一人滿面奸惡的跟隨着此即文仁甫刁二主僕二人從門側處邁步登場）

仁（牛行鴨步的邁步進門急立停）刁二！

刁（搶上一步立停）老爺要怎麼？

(義開聲急起立向窗口跳出)

仁 (一步一看的走着又立停) 我的旱烟筒呢?

刁 (立停) 忘帶了嗎!老爺請裏面去坐好了!我到船上去拿來!

(主僕二人一步一看的慢慢走着)

義 (在內驚聲) 阿呀!蘭官!怎麼會弄到面上都是金汁咳!

蘭 (在內) 他剛才從毛坑裏拖我出來呀!

(主僕二人剛正走到正間門口又皆立停)

仁 (回顧刁) 我要吸烟哩!趕快去拿來!

刁 呸!曉得! (暫退場)

仁 (踱進正間向着馥) 有人在裏面嗎?

馥 (偷看着窗口) 爸爸已經出去了! (忙搬椅子) 請這邊坐罷!我去泡茶來! (入內)

仁

(手向靴統裏摸了幾下取出旱煙筒一看笑着) 噢!原來在這裏! (裝滿了煙走就爐上

點着火一面吸煙一面踱步在室中走一個圈子四面望看走到長檯邊取花瓶底座細玩點頭作

默實狀然後走向椅子坐下) 一手執着旱煙筒一手弄鬚兩目向上凝視作腦中盤算狀)

刁

(在內) 蘭官爸爸來了!趕緊到船上去罷!

蘭

(在內) 我就去哩!

刁

(在內) 我敲了半天的門,找不着你半個人影,你原來躲在此地呀!

義

(在內顫聲) 刁二哥!什麼事,有話好講啦!

刁

(在內) 你還不走,蹲在此地怎麼?

義

(在內哀聲) 我的肚裏一陣一陣的痛得很緊,要來登坑啦!

刁

(在內怒聲) 你早不登坑!晚不登坑!偏要在這歇時候來登坑!難道饒得了

你不成味快走！

（刁二扭住義和在窗口內自右向左走過）

仁（口腳早煙筒吸了一回忽擺頭縮鼻放下煙筒）哼！我的租米，會放你賴得成嗎？咳！

還是同刁二來商量的好！

（腹獻上茶仁接杯在手腹退場）

刁（拖義上場）老爺章義和尋到了！怎麼吩咐？

仁（莊嚴態度放下茶杯）唔！你欠着我的租米好久，怎麼不來還呢？

刁（鬬笑口吻）你做佃戶的，不把租米親自送到倉廳裏去，還要老爺上門來

討呀！哼！竟會這樣不懂道理！

義咳！今年田裏，粒米不收，一家四口的吃米，正向着米店裏去賒欠呢！

刁（鬬笑）你這個人真會打算，欠了老爺的租米不夠，還要去欠米店裏的糶

米！

義：這也貧窮的苦處，沒法的呢！

仁：哼！田裏不會出米，還有那一個肯去種田呢？

刁：老爹聽他？靠在柴積上晒日黃，說熱昏話！

義：刁二哥呀！並不是我說謊，你不妨探聽左右鄰村，那一個不說：近段一帶的田畝，怎麼偏要靠近着大路，田裏的稻又嫌長得太慢，夠不着給多少馬匹做一頓吃料。我們村裏的小百姓呢，都是胆小如鼷，聽着一些風吹草動，早已大哭小喊，亂跑不了；自己還不知到什麼地方，才能安頓；那有空閑着身體，到田裏去工作呢！一個人雖然硬着頭皮，拼着老命，究竟無濟于事的！只怪着神農氏發明了農具之後，怎麼不體恤中國人守舊的心理，早把耕種的機器流傳下來！好像外國人那樣聰明，自然一二個人也會管理着許

多田畝裏耕種的工作，豈不人工少了，出產反多嗎？咳！可惜以農立國的中國，快要追不上歐美農業的後塵了！像我輩這般老朽不中用的佃戶，當然要在淘汰之列啊！（悲壯激昂的聲調愈說愈有勁這時竟忘了自己的地位態度）

刁 老來話多，最覺討厭呀！

仁 （感動之後仍轉到威嚴的態度）別的也不必多講，現在你且把欠我的租米來還我就是啦！

義 （慷慨態度）欠着租米，當然要還啊！

刁 好！（傲笑聲）趕快還出來！

義 （悲憤交感着）但是家裏拿不出一粒米來，怎麼好呢？

仁 沒有米，把錢來折抵也可！

義 （哀聲）可憐錢也沒存得半文！

仁 (怒聲) 嗚！你竟想要賴租嗎？

義 (顫聲) 不……不……不敢賴租！

刁 (調笑) 他從前會賴債，現在自然會賴租。

仁 你前年賴了我的債，去年才把抵押品的耕田，推讓過來。

刁 你想老爺處三分錢的利息，祇還清了二分半；我的中人錢，也還欠了一

小半；若不是老爺大發慈悲，哼……哼……

仁 你這個人真不識好歹！我家裏不少了你幾畝田，祇因為可憐你年紀老了，免得你去買男鬻女，省些煩惱，積些陰德，那就顛顛預預把田畝沒收下來，我總料不到未滿一年，你又想要賴我租米啊！

刁 (上語下傲的態度) 該田的大戶，要不靠着收租米，那末良田萬頃，要他做什麼用處？種着人家的田，要會放他賴得租米，有了這樣的業主，你們佃戶還

要好做啦！

義

（搖著頭斜視刁二咳了一聲嗽）咳！（儼然一副正直無畏的神情）天生人類是個個一

樣平等的，有什麼階級的界限應該劃清。我們若不是爲了經濟上受着四圍環境的重重壓迫，免不得已，出此下策，倘然還有一線生機之路留給我們，可以脫去種種不自由的束縛呢？本來有那一個自願低首下心，來做半奴隸式的苦佃戶啊！

刁

（慚愧發怒）呔！你的嘴裏只管不清不爽，誰來同你講什麼道理？你欠了老

爺的租米，今天怎麼樣交代？（指着窗外回顧仁甫）老爺！天上的濃雲密佈着，不要有雨呢？

仁

（看着窗外點頭）唔！（回顧刁二）刁二！趕緊向他追還了租米，我們回家罷！

義

（情急狀）叫我一時拿怎麼來還呢？（乞憐聲）請你原諒我的窮苦罷！再——

就請寬限我幾天呀！

仁 各處的租米都已收齊，祇剩得你一戶了！（厲聲）嚇！今天你究竟還不還？

義 （哀籲乞憐聲）啊呀！今天實在沒法想啊！

刁 （威嚇口吻）不還嗎？唔！老爺腳鏈手拷都帶在這裏！（取出鏈鎖向地下一擲）

（義嚇得兩腳儘抖幾乎軟倒勉強撐住）

（義立內間門口看着）

仁 他家裏錢米都沒有，怎麼辦呢？

刁 （偏着嘴唇）怕他屋裏一樣東西都沒有嗎？

（義看着仁仁看着刁刁看着義三人嘿然相對）

魏 （在內間退進顫聲）媽媽呀！姊姊呀！他們要把爸爸鎖起來了呢！

魏 （在內哀鳴的喊着）還你的錢，我有在這裏！饒了他罷！不要鎖呀！

(刁對着義縮笑地只管看)

魏 (在內斷續聲夾着喘嗽聲) 阿馥來呀!快把我床壁角裏枕頭底下墊褥的夾

層裏面藏着的一個破手巾包拆斷了縫線取出來解開了結把我歷年來所剩着的老宿貨統統交與你爸爸去還了欠租罷!(聲漸底微)

馥 (捧手巾包出將遞給義手狀)爸爸這是媽媽半世的指頭上鮮血換來的積蓄

用剩的老宿貨統統在這裏把他還了欠租罷!(咽嚥斷續地用勁說着)

(仁聽着連點頭一手撫鬚凝視父子二人的神情)

(刁很詫異地兩眼不瞬的呆看着)

(義忙接包在手把玩細看似不忍拆解狀主僕二人的目光強烈地注視包上似促催速開狀)

(義兩手顫巍巍地捧着包慢慢地把外面破舊手巾包拆斷了線解開了結打開來把歷年一次一次加添上去的重重包裹好像剝筍殼似的剝去了一層又一層細心緩手地一層一層儘管剝着

主僕二人用勁細看看得出神末了現出厭煩僵促的神情）

（幾十層剝去了之後內中一紅色紙包現出來義解開紙包很鄭重謹慎地把包中的寶貝取出恭敬莊肅地雙手捧好主僕二人一步一步的逼近身來各各伸長頸頭圍聚爭看一見之下却原來是一塊青綠斑斕黑微慘暗的藏幣銀幣義用着全副精神顛巍巍地獻上來交與刁二）

刁（接在手中看了一笑忽一怒把他摔在地上）唉！這一些老宿貨，夠得幾個錢，也虧他拿得出，哼！這正是九牛裏的一毛，給我老爺倉廳上米囤裏的偷米小耗鼠看見了，定要笑死一萬隻，湊不上欠租的折抵數，離開得正遠着呢！

仁（回顧刁）先把他權且收了罷！（刁拾起了銀幣）你再看他家裏，還有什麼東西，可拿出來湊數的呢？

（刁闖進內間一次一次的搬出了許多家用器具和牲畜堆在一起）

（義呆立看着只管飲泣）

刁 抄他的家抄了半天，僅僅抄着這些東西，一趟一趟，脚步却是費了不少。
(作思索狀) 哦！有了！把他外面的大門踹下來，連着裏面的天然几，八仙桌，破茶几，破書椅，一籬腦兒，扛到船上去罷！

仁 這些笨重的東西，不過多壓了船上的水腳，究竟值得多少錢呢？還差得遠哩！

刁 老爺！怎麼才好呢？

仁 他的房間裏面，還有什麼小巧玲瓏的，值錢貨色嗎？

刁 (入內復出) 除了他的病妻，爛的破床以外，別的就沒有了！

仁 (立起身作將走狀) 刁！既然如此，我們去罷！

刁 (點頭) 思索間忽然計從心生！老爺！且慢！還有一件珍寶，留着在裏面呢！

仁 (驚異狀) 是什麼呀？是那一件呀？

刁（嘻皮笑臉得意狀）是一顆活寶夜明珠，會吃會跑，會哭會笑，老爺一定很歡喜啦！

仁（猜不着情急狀）究竟是那一樣呢？

刁哈哈！是一個玲瓏可愛的小姑娘呀！帶回家去，做一個貼身服侍的小丫鬢，一定比較各種珍寶玩具，要稱心如意得多哩！

仁（樂得神情大類發狂似的）好啊！現在有了這顆解人頭的化氣丸，夠得千金的價值！其餘的一切東西，統統還了他罷！

刁（笑着看仁忽旋頭對義）我們的老爺，究竟慈悲得很，爲着可憐你沒有錢，今天格外開恩，連一樣東西都不帶回去；臨末了，反而再要替你分擔着一個女小孩的衣食，也可以省得你一支開銷，少費你一番心機，有多大的恩惠呢？想你心裏，應該感激到怎麼樣啊？

(義呆立着哭笑都不得萬分難過狀)

刁 (強迫口吻) 你趕快把你的女小孩叫出來，送給老爺罷！

義 (如聞霹靂驚醒的慌張狀) 這個不可以！我欠的是租米呀！無論什麼東西，都

可以拿去聽憑你作價，做折抵欠租的相當物品。我的女兒怎麼可以當作折抵物品呢？那里聽得有這種道理呀？這個萬萬不可以！

刁 (怒目對義) 咳！你還不肯把你的女小孩叫出來送給老爺嗎？

義 咳！你想人家親生的女兒，從小鞠育教養到長大成，不知費盡了多少心血，現在要強迫他送給不相干的旁人，當然不肯啦！這樁事那能辦得到呢！

刁 (厲聲) 辦不到嗎？

義 果正辦不到呀！

刁（怒薄聲）你看我偏要辦到！

（刁闖進內間拖靜媛出媛哭泣）

義（泣聲）阿呀！我的阿媛呀！求你饒放了他罷！現在她的媽媽，病勢沉重得十分厲害，朝不保夕，生命危險，恐怕就在頃刻之間！正要靠着她一個人來服侍啊！她若一刻離開了，她的媽媽就一刻沒有命活了！你若奪了她媽媽的女兒，就差不多奪了她媽媽的生命呢！老爺呀！請你開一開恩！刁二哥呀！請你發一發慈悲心！總要求你看在她的媽媽面上，可憐她媽媽的重病，危急萬分，沒有人來服侍啊！老爺呀！刁二哥呀！請你饒了她可憐的身體，請你救了她的媽媽的苦命！

仁（吩咐刁二）莫管他，把她帶下船去罷！（拿出袋中表一看）哎呀！時候不早了！我還要到天良慈善會裏去做善事去呢！（先退場）

(刁上前抱住了靜媛)

媛 (哭罵着) 你們這班不開面的惡強盜！借着公事的假面具，白日裏也敢闖進人家內室；究竟是來討租呢？還是趁風打劫的，強搶良家閨女呢？哎呀！我的爸爸！哎呀！我的媽媽！救命呀！救命！

(刁不顧搶着步往外跑，義和趕上去欲奪回勢，被刁一推，跌倒在地。正要爬起，刁又一腳踢去，遂倒地)

魏 (從內間追出，帶哭聲) 阿啲！我的阿媛呀！你媽媽趕來救你了呀！(足無力滑跌，勉強爬起一步一跌的趕着) 阿啲！我的心肝呀！痛死我呀！(痛哭跌倒，正爬起回頭看見義和暈倒在地) 阿啲！(倒地氣絕)

馥 (從內趕出) 嘸！青天白日之下，也竟胆敢這般的橫暴，還有什麼法律呢？還有什麼理性呢？待我來呀！(見着父母都跌倒在地) 阿呀！不好了！爸爸呀！媽媽呀！

（哭聲）怎麼都跌倒在此呢？

義（驚醒爬起四面一望）阿呀！我的阿媛呀！回顧家馥！阿馥呀！走到魏氏身旁用手向

她胸膛一摸）你的媽媽呢？阿呀！不好了！氣息都沒有了！

馥（他向魏氏胸膛一摸）阿呀！我的媽媽呀！我的媽媽……（跪在魏氏身旁只管哭）

義（悲壯激昂聲）阿呀！萬惡的土棍啊！你竟敢拿出這般殘忍的心腸，用出這

般惡毒的手段，來欺壓我們一輩子安分守己，毫沒抵抗的無辜良民；好端端的一家人家，被你這種不顧人道的慘酷行爲，弄得我們窮苦小百姓的夫妻男女，生別的生別！死離的死離！阿呀！萬惡的土棍呀！你門的一顆心，怎麼這般的黑啊！你們的一雙手，怎麼這般的辣啊！（立起身來向着外間跑）阿呀！我的阿媛呀！（狂奔似的趕下退場）

（場上只剩得家馥低頭俯伏在他的可憐的母親身旁）

戰地實錄

六〇

——幕——

楊踐形先生惠贈



民國十六年冬月出版



著者 出版處 印刷處 發行處 分發行處

社會劇新
戰地鴛鴦

第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楊踐形 龍華謹記 盛德藝術社 上海城內石皮弄 著者 上海棋盤街 文大書局 各發行處

出版預告

藝術叢書一

戲劇沿革史大要

本書內容對於中國戲劇悉考據歷代史傳及名人著述以爲源流沿革之確證即對於西歐戲劇之源流沿革亦指示發明及改良之人可供研究戲劇者之參考

藝術叢書二

戲劇學之組織成分

- (1) 引言 (2) 源流 (3) 編製 (4) 導演 (5) 佈景 (6) 扮相 (7) 表情 (8) 道具 (9) 歌舞 (10) 雜耍 (11) 音樂 (12) 技術 (13) 要素 (14) 派別 (15) 結論

新社會劇戰地鴛鴦第一幕

